

卫建民

随笔

孔子的形象

小弟正在中央党校学习。我们兄弟约好，晚饭在学员食堂吃自助餐，然后在院子里散步。他没报前，我在电话里告诉他的第一句话，就是要求他每天在校内大院里走一大圈，保持充沛的精力，静心凝神，一心读书，提高学习效率。

从我家胡同东口坐4号线地铁，半个小时到北官门站，出东南口，过马路，就是党校的院子。正是春天，花木萌发开放，青山叠翠，园林式的党校大院与颐和园连成一片，空气清新，花香草绿，明显地同城市中心区形成两个气候带。像我这个有吸烟坏习惯、嗅觉已迟钝的人都能感觉到春天的醉人气息。我正在撰写有关孙犁的书稿，到了这里，触景生情，不由想起孙犁的散文《颐和园》。半个多世纪前，孙犁在颐和园的松云巢疗养，诗人郭小川也在这里。郭的妻子杜惠同志正在党校学习，

“每天晚饭之前，G就翻山越岭去接她。夫妻感情之好，令人羡慕。”孙犁散文的艺术特色，总是“竹外一枝斜更好”，在正面叙事中插入闲笔，反衬自己孤独寂寞的心情。

好几年没来这个大院，进南门，我熟悉的建筑、道路、湖泊、园林，次第映入眼帘。饭后，我们从15号楼出发，缓步向北，我发现，院子里新增几尊雕塑，原来的石刻文字，位置也有调整。穿过掠燕湖，随着两只在湖中戏水的白天鹅，来到正蒙斋西侧，看见有孔子、老子的青铜雕像，名曰“问道”，雕塑者是吴为山。我们止步，细观端详雕像，我从几个侧面观察雕塑家的手法 and 想法，然后跟小弟说，这是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，效果是“舍形留影”。这种雕塑语言，是吴为山独特的风格。那年我去大同石窟，老远看见一尊塑像，就断定是吴的作品，走近证实，果然是吴

雕塑的高僧晔耀。用最简约的语言塑造一个历史人物，远距离就能判断作者是谁，这就是雕塑家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吧。这种遗貌取神的手法，正与罗丹的作品《巴尔扎克》暗中相合。

离开“问道”的孔子、老子，徐徐向东漫步，走过石桥，看见隐藏在桥南的一尊石像不见了。那尊石像，很可能是圆明园的遗物，浑厚灵动，生气灌注，是清代的雕塑作品……象、像、形象，吴为山的雕塑，“像”真的老子、孔子吗？我心中的老子、孔子，又是什么样？漫步春天的校园，思索当代雕塑家理解的古代哲学家的形象，思绪纷飞。

在党校书店，小弟买了几册有汉语注音的经典，送我几册，其中就有《论语》。我年轻时自修补课，曾用毛笔手抄过两遍《论语》，把杨伯峻先生注释的本子当成经常阅读的书，自以为对这部经典已比较熟悉，脑子里已逐渐造起孔子的形象。因为是自学，没有老师指点，有个别字句的读音是错误的，错了好多年，自己也没法发现自己的错误。有了注音本，就像领导干部发现自身和工作中的错误一样，可以自查自纠；同时，对经典的理解，也更准确。我真佩服会动脑筋的出版家。传统经典读物，你出我也出，好像已无出路，他们却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用注音本扩大了读者层面，也方便了如我这样的自学者。

说来可怜，少年时，我因“文革”失学，对祖国历史上这样一位伟人名人的名字，不是在窗明几净的课堂里，而是在声嘶力竭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才知道的。运动开始时，报刊上的文章还称呼“孔子”，后来有“精神”传达，说“子”是尊称，对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孔丘，应该叫“孔老二”。从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里，我寻找批判者引用的孔子的话，才开始似懂非懂的走近这位老祖宗。不过，批判文章，总是用“子见南子”、“吾不如老圃”、“厄于陈蔡”这些故事丑化圣人。我那年才十几岁，心底如一张白纸，虽然外边的世界在丑化孔子，心底的白纸上却涂抹不成孔子的形象。像我这个岁数的前辈们，是在“天地君亲师”的牌位前给孔子磕头后才跟私塾先生读书的。我生长的年代，席卷全国的声浪却是在声讨孔子。孔子是个什么人？长得什么样？在我心里还是模糊的。唯一清晰的记忆是，那些批判文章和“供批判用”的材

料，使我第一次发现了古代汉语的奥秘和美丽。更让我惊奇的是，孔子说的一些话，正是我们从从小就零星听到的长辈对我们的教导，也是我们生存的基层社会里的行为准则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去曲阜，谒孔庙，逛孔府，游孔林，访问孔子基金会，在曲阜友谊商店请购一个瓷盘，是吴道子画的孔子，瓷盘像赞：“德侔天地道冠古今，删述六经垂宪万世。”吴道子的画像，是不少图籍都采用的“标准像”：宽额浓眉，一缕胡须，拱手微笑，像一位憨厚朴实的山东老农。吴道子是唐代人，距孔子的时代已越千年，他凭什么依据画孔子？不知道。至少我不知道。那时，我已读过《论语》，对正在复兴的儒学研究开始注意，在孔子基金会拿了儿册《孔子研究》，认真阅读，私自勾画孔子的形象。《人民日报·大地》副刊正在开设“历史文化名城漫步”专栏，我就写了一篇《曲阜探源》，作为圣人家乡的纪念。那年月，旅游产业方兴未艾，以孔子的名义打造的初级旅游产品，刚在圣人之乡冒头，我感到滑稽和荒诞：初识孔子时，他被政治利用；到了孔子的家乡，他又被商业利用。这是他老人家的另一种多重重叠的复杂形象吧。

在文化轴心时代，凡是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，都没有留下物理或化学的形象，不管是孔子，还是苏格拉底，是老子，还是亚里士多德。他们的形象，属于“大象无形”，只沉潜留在他们的不朽著作里，等待后来者解读，并在解读的朗朗书声中复活。

继续追问孔子的形象问题，我想起冯友兰先生的《论形象》。这篇绝妙佳文，针对《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画像》这部图书，恰恰是回答这个疑问的：“历史上的孔子，是不是就是像这些画像中所画的那个样子？如果像不像是以历史上的孔子为标准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孔子已经死了将近三千年了，现在的人有谁见过孔子？有谁见过过孔子的人？要说像，你有什么根据？要说不像，你又有什么根据？”既然都拿不出根据，那这些画像就是随便画的吗？冯先生论断：“评论这些画像像不像，也要有一定的标准，不能随便乱说。这个根据和标准，就是这些哲学家们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在后人的心中所塑造的形象。”

如此，每一个认真读《论语》的人，都会有一个深造自得的孔子的形象。吴为山的“问道”，源于“孔子问道于老聃”的历史记载，是有文字依据的。“问道”，就是对真理的探索 and 追求。这两位古代的哲学家，一个是心中微笑，成竹在胸，仿佛已闻道；一个是引颈恭听，好学不倦，仿佛在思索。他们手执的竹简，不是就是像这些雕像，但杰出的雕塑家的手，已捏塑成一个远古的特定历史场景，用青铜铸就了春秋时代的思想交锋。

刘铮

西瞥记

钱锺书读霍理士

去年，霍理士(Havelock Ellis)的大著《性的心理研究》六卷中顶重要的一卷《性与社会》出了中译本，可惜，留意的人似很少。周作人倒是不认为霍理士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可到了今天，也许真过去了也说不定。

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中读霍理士著作的记录不少，第14册里有读霍理士随笔集《观点与评论》(Views and Reviews)的笔记。从笔迹看，时间颇早，可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记。正好我手边有《观点与评论》初集，二集的合订本，发现钱先生读的是1932年出版的初集。

钱先生摘抄了两页半，识语却少，有一句英文眉批是对霍理士文章《勃朗宁在文学上的地位》(Browning's Place in Literature)的评价：a thorough debunking of B. as a psychologist or philosopher(彻底揭穿勃氏心理或哲学研究有素的假象)。

十五年前，我写过一篇“命题作文”——《闲话“那活儿”》(《万象》2002年8月号)。文中提及一则逸事：有女患者丈夫不举，女人颇为痛苦，弗洛依德的师傅克罗罗(Chrochro)说，尽管不能真那么写，但其实最好的方子是：正常那活儿，反复使用(原文为拉丁文)。后来，我写“人类的一切于我皆不陌生”——《容安馆札记》中的性话题》(《万象》2005年1月号)，曾提过一笔，说钱先生在《容安馆札记》的眉批里也引了这则逸事。其实，钱先生就是从霍理士《观点与评论》这书中看来

的。《观点与评论》里有一篇题为《精神分析运动史》(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-Analytic Movement)，是霍理士对弗洛伊德所撰《精神分析运动史》一文的评述，文章开头讲的正是这则逸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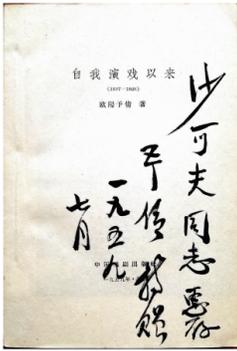
钱先生的外文笔记上有后加的英文批语，对克罗罗那个方子有所引申：This is precisely the advice of Goethe's Mephistopheles to the medical student(这跟歌德笔下的靡非斯特给医科学生的建议如出一辙)，后面引了《浮士德》的原文：Besonders lernt die Weiber führen; Es ist ihr ewig Weh und Ach So tausendfach. Aus einem Punkte zu kurieren.有中译者是这么译的：“……病状有千科百种，而治疗的法儿是从一点着手。”接着，钱先生又引了C.H.B. Kitchin短篇小说《康沃尔的茅屋》(A Cottage in Cornwall)中的一句，出自女性精神科医生的大夫之口：“要是我这儿有俩黑人棒小伙儿，你们这两位精神分析师保准立马下岗。”上面两条，后来都录进《容安馆札记》五百八十八则的眉批里——当然，眉批又增补了更多例子。

霍理士的名字在《管锥编》的注释里出现过两回，引的却皆是他早期的书《犯罪者》，而非后期的性学名著。钱先生对性始终有研讨的兴趣，不过，在生前出版的著作里，大概因为尚存顾忌，下过的功夫、积累的心得少有体现，说起来还是让人遗憾的。

陈子善

不日记

欧阳予倩笔下的杨贵妃



演的京戏》一文中却把《杨贵妃》归入了京剧之列，但他关于此剧主题和特色的说明很引人注意：

杨贵妃和唐明皇相爱的故事，流传很广也很久，大家都认为他们是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可是我的戏却认为李隆基并不真爱杨玉环，不过是把她当作玩物。当“六军不发无奈何”的时候就把误国的责任推在女人身上，赐她一死；反不如安禄山对杨玉环的爱是真挚的。这样就违反了一般的习惯看法。《马嵬坡埋玉》一场，照《长生殿》传奇是异常徘徊缠绵的。照一般的习惯，皇帝和妃子应当演得难舍难分，而杨玉环之死，也可以表现为忠君爱国、为国捐躯，我却把她演成激昂慷慨反抗封建帝王那种自私的、虚伪的爱。她临死拿起皇帝赐给她的白綾子，激动地唱着舞着……唱完舞完，她就拿白綾子绕在脖子上由高力士把她缢死。(欧阳予倩《自我演戏以来》，1959年5月中国戏剧出版社版)

确实，《杨贵妃》剧终时，杨贵妃觉悟了，这可以她的歌词和舞蹈为证：“百姓们，享受你们多了，无以报，趁未死之先，歌舞一番，安慰你们旅途的辛苦！”(歌舞)

(唱)脱绣衣身轻如燕，到今日深悔从前！笼中鸟难把翅展，盆中花舒不开枝干。梦醒时，不过刹那，望天边人不见！白练啊，我爱你这没染过的清白，愿与你始终缠绵！(妃狂舞，钗落鬓乱。)

百姓们，皇后的话切莫听他；你们要我，我来了！

《杨贵妃》的“编戏、排戏、编曲、编舞都由一个人包办”，也即欧阳予倩自己亲力亲为，投入了大量心血，尤其是最后表现杨贵妃反抗的白綾舞“化了整整半年的时间练习”，不料演出效果不如人意。尽管如此，欧阳予倩笔下的杨贵妃，完全颠覆了以往文学文学作品中的杨贵妃形象。欧阳予倩把杨贵妃塑造成一位受封建帝王和男权中心主义欺凌，最后幡然醒悟而反抗的女性，或与五四以后倡导女性解放、独立自主的文化大背景有关，但《杨贵妃》全剧的构思与鲁迅的设想倒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虽然欧阳予倩当时未必知道鲁迅也想写杨贵妃。

有必指出，稍早些时候，欧阳予倩已在1928年6月《新月》第1卷第4号发表了《杨贵妃》的“姐妹篇”五幕话剧《潘金莲》，后来在同年10月还由上海新东方书店出版了《潘金莲》单行本。因此他的《潘金莲》影响较大，但《杨贵妃》知道的人恐怕就少之又少了。

五幕剧《杨贵妃》标明是“创作歌剧”，这是因为剧中有不少唱段和舞蹈的缘故。这部“创作歌剧”在广东戏剧研究所演过，演员应该是研究所主办的戏剧学校话剧班和歌剧班的学员。后来欧阳予倩在《我自排自

迈克

半上流

还不够,还不够

蒋勋在《微尘众》说，“华人的色彩学已经垮掉，现在是把西方的学问翻译过来，一知半解”，悲观的我不能完全同意——请你放眼看看街头巷尾，哪有半分学问的踪迹？反而常常令人怀疑色盲不是那么稀有的症候。最得《红楼梦》衣着色彩真传的作家当然是张爱玲，不但小说里实践得漂亮，写散文发表心得也教人永志不忘，一篇《更衣记》，一篇《童言无忌》，几十年百读不厌。尤爱这段：“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，青不青，灰不灰，黄不黄，只能做背景的，那都是中色色，又叫保护色，又叫文明色，又叫混合色。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，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。”虽然以梵高作坐标的她，结论是“还不够，还不够”，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小市民，要求的却是平凡中的安稳，若然有一点阳光的眷顾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
“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。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，而是参差的对照，譬如说：

笔会

周末茶座



顾铮

非专业眼光

卢施福医生的纺纱女

旧时，玩弄摄影者中多有医生。医生而弄摄影，似乎有着诸多顺理成章的理由。从经济上说，他较一般人富足些，因此玩得起摄影。从技术上看，平时开惯药方的人，恐怕于调配冲洗胶片的化学药品也较他人多了自信。另外，摄影也是实际活动，拍照片而扩大人脉，当在考虑之中。最重要的，可能也是一种个人身份的建构。因此，在摄影还被作为一种较为奢侈的文化消费的时代，医生先自成为摄影爱好者中的重要成员。

广东香山人卢施福(1898—1983)在30岁时来沪上行医，业余爱好摄影，是黑白影社的重要成员。他的拍摄题材多样，也经常参加国内外摄影比赛，获奖累累，在同好中声名鹊起。这张照片拍摄于1934年，题为《轮似同心，纱似情》。画面中纺纱女的动作与神态捕捉到位，人与纺车间的清晰与模糊的关系也处理得当，显示了摄影家的敏捷身手。而动静得宜的画面，则充分展现其含蓄周正的摄影风格。

叶扬

名著与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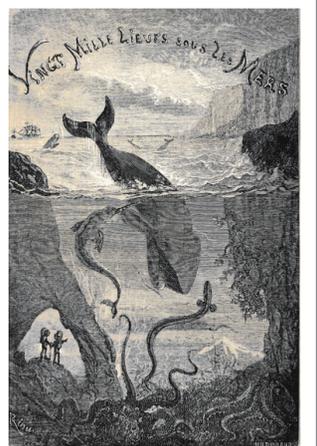
里欧与凡尔纳的《海底两万里》

法国作家凡尔纳总名为《奇游记》的众多作品里，有唯一的一部三部曲，以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，是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《海底两万里》和《神秘岛》。这三部小说分别独立成篇，除了个别人物交叉出现之外，在情节上各不相干。《海底两万里》是其中最为声誉遐迩的一部，通常与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和《地心游记》并列，被公认为凡尔纳的最佳代表作。

这部小说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在出版商赫泽尔的杂志《教育与娱乐》上发表，自1869年3月至次年6月，延续一年四个月，引起了读者的浓烈兴趣。小说标题中所使用的“里”(lieue)字，是欧洲旧时缺乏统一标准的长度单位，实际上在凡尔纳的时代已经不常用，大约相当于三英里、三海里或五公里，所以英文译本根据英里，也有译成《海底六万(英)里》的。小说以其中人物之一、海洋生物学家阿隆纳作为叙述者，以第一人称单数讲述他的奇遇，对海中的所见所闻提供了合乎科学理性的诠释；但是对于其他人物，包括神秘的潜水艇“鹦鹉螺号”的船长尼摩的观察分析，则使用了一种片面、主观的角度，为读者自己的理解留下充足的空间。小说大量使用悬念，从章节的结构与人物的塑造看，技巧相当成熟。著名法国批评家罗兰·巴特的论文集《神话》里，收有一篇题作《鹦鹉螺号与醉舟》的短文，其中将凡尔纳的作品与再渡的诗歌对比，颇能发掘两篇在形式上迥然不同的作品的意蕴。

凡尔纳与赫泽尔合作多年，后者常常对小说的人物、情节提出意见。在原稿里，尼摩船长本为波兰贵族，由于俄国的侵略流亡在外。但是当时法俄两国关系良好，赫泽尔怕因此影响到法国的销售市场，坚决要求凡尔纳改掉这个细节，作家心不甘情不愿地改了，在此书中隐没了尼摩的国籍，后来到了《神秘岛》才透露出尼摩原为印度南部一个穆斯林王国的王族后裔，将他伸张正义、发泄民族情绪的目标改设为大英帝国。

这里是法国插图家里欧(Edouard Riou, 1833—1900)为此书1871年11月问世的豪华插图本所作的封面，对小说的内容起了提纲挈领、包罗全局的作用。里欧早年曾师从插图大师多雷。除了版面之外，他的风景画也颇有造诣。1865年，他应赫泽尔之邀，为凡尔纳的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创作插图，从此开始了与凡尔纳长达十年的合作。他在拟稿期间常与作家通信沟通，前后一共为他的六部作品作了插图。除此之外，他作过插图的还包括雨果、大仲马和司各特的小说。由于他对文学插图的卓越贡献，他晚年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。



里欧在《海底两万里》的封面，对小说的内容起了提纲挈领、包罗全局的作用。里欧早年曾师从插图大师多雷。除了版面之外，他的风景画也颇有造诣。1865年，他应赫泽尔之邀，为凡尔纳的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创作插图，从此开始了与凡尔纳长达十年的合作。他在拟稿期间常与作家通信沟通，前后一共为他的六部作品作了插图。除此之外，他作过插图的还包括雨果、大仲马和司各特的小说。由于他对文学插图的卓越贡献，他晚年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。

陆蓉蓉

望野眼

舞舞舞

有一年在青岛闲逛，光天化日，走到老旧小区深处某开放公园。困了，择条长椅，卧倒打盹。下午时分，大马路上车声滚滚，越过低矮楼房，不断袭来。睡不踏实，又恍惚觉得有音乐。起来一看周围，如在梦境：公园里男男女女服装严整，两两成对，正在共舞一曲伦巴。

居住在城市边缘，平日只能参观稀稀落落不成气候的广场舞，何尝有机会见识如此严肃活泼的艺术形式，后来就开始留心各种北方舞蹈流派。从“好看”的角度说，可能都与个人趣味不符；可强烈的仪式感又总像漩涡，把人吸过去钉在当地。

哈尔滨市区内有一座广场。曾经面积很大，分成三摊：儿童娱乐、医疗保健、舞林大会。两年前参观到一次秧歌，大家都穿黄色衣服，架着红色腰鼓，腰扎红带手持绿巾。进三步，退一步，拱卫中间奇装异服四位神仙。俄而队伍往两边一分，四位扭着胯走到最前面。猴脸、猪鼻、佛珠、禅杖。从老电视剧《西游记》

里简化出来的标志物，一望而知是要去取经。八十一难都如梦幻，在这欢乐的气氛里，猴哥走到我面前，冲着手机镜头，来了个金鸡独立手搭凉棚。

此番重访，广场封门修缮，江边热闹依然。所见有端庄大方的一群，黑衣黑鞋，干脆利落。全由女子组成，列成两队排列组合。路灯下只见头发飞扬反光，流畅而精神；舞则则懵然难辨。又有一队，戏剧效果强烈。大家置办清一色海军服饰，条纹衫，水兵帽，白色伞裙微微张开，底边滚了两道蓝线。顺着一条条纹狂野魅惑渔网袜，又看到活泼可爱尖头小皮鞋。她们站在一块电子显示屏下方，借着不断变幻的灯影，开始快节奏跳跃，可惜舞名也无从考证。

也是巧合，临走前深夜，蹣跚来到索菲亚教堂前，也是一片广场。其时行人已皆散尽，又有一位猴哥，孤零零穿着金箍棒，逆着人潮要过街去。看我驻足，他也停下，居然伸出左手，毛茸茸的。没忍住，相握片刻，然后人海东西。